

基于文献计量视角的针灸教育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杜艳军¹, 张娟², 宋杰¹, 王静芝¹, 张晓林¹, 王丽¹, 谈倩¹

¹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 湖北武汉

²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国内外针灸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现状及发展特点, 探讨国际针灸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以促进中医针灸走向世界、参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方法**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使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收录的针灸教育教学文献题录。**结果** (1) 国际学术界对针灸教育持续关注, 以美国、中国、澳大利亚、韩国为代表的针灸教育国际研究数量和地位逐渐上升, 并与其他国家存在密切合作; 巴西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国家也加入针灸教育研究行列, 与其他国家存在紧密的研究合作关系; (2) 基于针灸疗法可显著改善患者健康水平, 各国学者热衷深入探讨针灸技术产生的理论体系、中医药教育技术发展等热点话题; (3) 我国积极开展针灸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但机构间呈现发展水平差异大、不均衡的特点; (4) 国内学者关注针灸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手段改革, 积极研究针灸教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交流等内容。**结论** 鉴于国内外针灸医疗服务领域普遍关注针灸临床服务的有效性、安全性、患者满意度, 针灸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化教学方法变革, 开展多元化教学, 加强双语教学、跨专业沟通交流与合作,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人类健康共同体目标。

【关键词】 针灸; 教育教学; 文献计量分析

【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高校国际针灸人才培养研究 (2022 年度湖北省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 “国内外针灸本科教育差异性比较研究” (湖北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 2020A06)

【收稿日期】 2025 年 2 月 26 日

【出刊日期】 2025 年 3 月 23 日

【DOI】 10.12208/j.ircm.20250010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education research

Yanjun Du¹, Juan Zhang², Jie Song¹, Jingzhi Wang¹, Xiaolin Zhang¹, Li Wang¹, Qian Tan¹

¹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thopedics,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Hubei

²School of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 to explore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for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educa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cupuncture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Method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acupuncture education literature index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s from January 1, 2015, to December 31, 2024. **Results** (1)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intained a continuous focus 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The number and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have gradually risen, and there is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Emerg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uch as Brazil have also joined the ranks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have close research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2)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health levels

brought about by acupuncture therapy,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re enthusiastic abou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hot topics such a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acupuncture techniq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technology. (3) China actively conducts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imbala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s among institutions. (4) Domestic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model of acupuncture talent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ely study the participation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onclusion** Given the global empha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safe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acupuncture clinical services, educators must advance pedagogical reforms, implement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e.g.,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se efforts will support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shared vision for global health.

【Keywords】 Acupunctur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独特分支,与现代医学共同承担治疗疾病、维护民众健康的重任。针灸适宜技术作为一种非药物绿色疗法,具有疗效确切、应用便捷、成本较低等特点,在现代疾病诊疗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得到海内外大众普遍接受。早在2009年英国研究表明,艾灸可显著增加胎儿从臀位扭转到头位的正常分娩成功率^[1],就说明针灸在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以及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方面的潜在作用,成为维护健康的新的选择方式^[2]。

近年来,世界卫生和标准化国际组织更加致力于中医药的发展。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调查发现,世界各地区间存在较大的针灸临床实践水平差异,其差异性与各地区的针灸认可度、针灸教育体系、教育目标不同有关。如韩国民众对韩国传统医学的态度普遍友善,在大流行期间并作为医疗护理的替代方案^[3-4];针灸也是日本传统医学的基本学科类别,一些医学院还专门设置针灸学科科目^[5]。但许多欧洲国家即使很早就通过短期培训、强化培训或和周末课程等教育方式,开始学习并应用针灸治疗技术防治疾病^[6],但是至今并没有完全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范围,也没有将针灸列入公立医院治疗体系,致使针灸教育在该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7]。地区文化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差异性导致世界针灸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这将影响中医药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将影响加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步伐。

202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在《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中明确指出,积极推动中医药纳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

体系,以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扩大国际辐射力。鉴于此,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方法梳理近十年针灸教育领域的代表人物、核心团体,概括国际针灸教育发展现状,分析针灸教育国内外发展特点,探讨国际针灸教育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路径,有助于推动国际中医针灸教育健康发展。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分析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和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两大数据库。时间范围为最近十年以来的文献,具体为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英文检索式主题为:检索式为1# TS=((Acupunctur*) OR (body Acupunctur*) OR (Needle* Acupunctur*) OR (Manual* Acupunctur*) OR (Acupunctur* Point*) OR (“moxibustion”)) 2# TS=((“teach* method* ”) OR (“teach* design”) OR (“teach* reform”) OR (“teach* strategy”) OR (pedagogy) OR (“train* mode”) OR (educat*)), 3# = 1#and 2#,语言限定为英语,共纳入WOS合集SSCI文献671篇,检索1#囊括了针灸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身体针灸穴位和技术、针刺、手针、针灸穴位和艾灸等,检索2#囊括了教育相关的关键词,包括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教学策略、教育学、培训和教育等,检索词3#将二者合并,全面检索WOS中的针灸教育相关的文献;中文以“针灸教育”“针灸教学方法”“针灸人才培养”“针灸教学模式”为检索式主题,共计864篇。去除重复和信息缺失的文献,再通过仔细阅读标题和摘要筛选并剔除无关的文献后,如仅涉及针灸临床

治疗效果的研究、病案分析以及专利应用等, 最终纳入英文文献 145 篇、中文文献 667 篇进行后续分析。

1.2 研究方法

根据美国陈超美教授设计的共现图谱研究方法, 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 梳理分析针灸教学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核心团体和研究热点, 开展针灸教育国内外知识图谱对比分析。

Citespace 软件提供聚类分析, 聚类体现共现网络中主要内容的排序, 聚类模块 Q 值>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 聚类平均轮廓值 S 值>0.5, 表明聚类合理, 如果 S 值>0.7, 则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聚类之间的连线表明这些不同聚类之间是有交叉性的, 交点越大研究次数越多, 可以显示主流的研究趋势分布。软件也提供中介中心度分析, 中心度越大意味着关键词越重要。软件的 Nodes、Links

显示作者、关键词等结点和链接数, 方便分析节点总体个数及其联系。软件提供的 Colormap 调整工具具有调节参数的标签、连接、区域透明度等功能, 也可以通过调整颜色展示文献发表的时间顺序^[8]。

2 针灸教育国际合作分析

2.1 作者合作网

2014 年以来, 国外学者持续开展针灸教育教学研究, 并形成联系密切的研究群体。图 1 中显示在早期以 Anderson, Belinda J、Fan, Arthur Yin 以及 Boon, Heather 为核心的群体, 而近期形成的 Al Conboy, Lisa 和 Joos, Stefanie 构成的研究群体。在近十年针灸教育方面发表文章最多五位作者分别 Anderson, Belinda J、Fan, Arthur Yin 和 Boon, Heather、Alemi, Sarah Faggert、Ijaz, Nadine 这些作者之间也有相互合作关系, 但与近期研究相比, 早期作者之间的合作更为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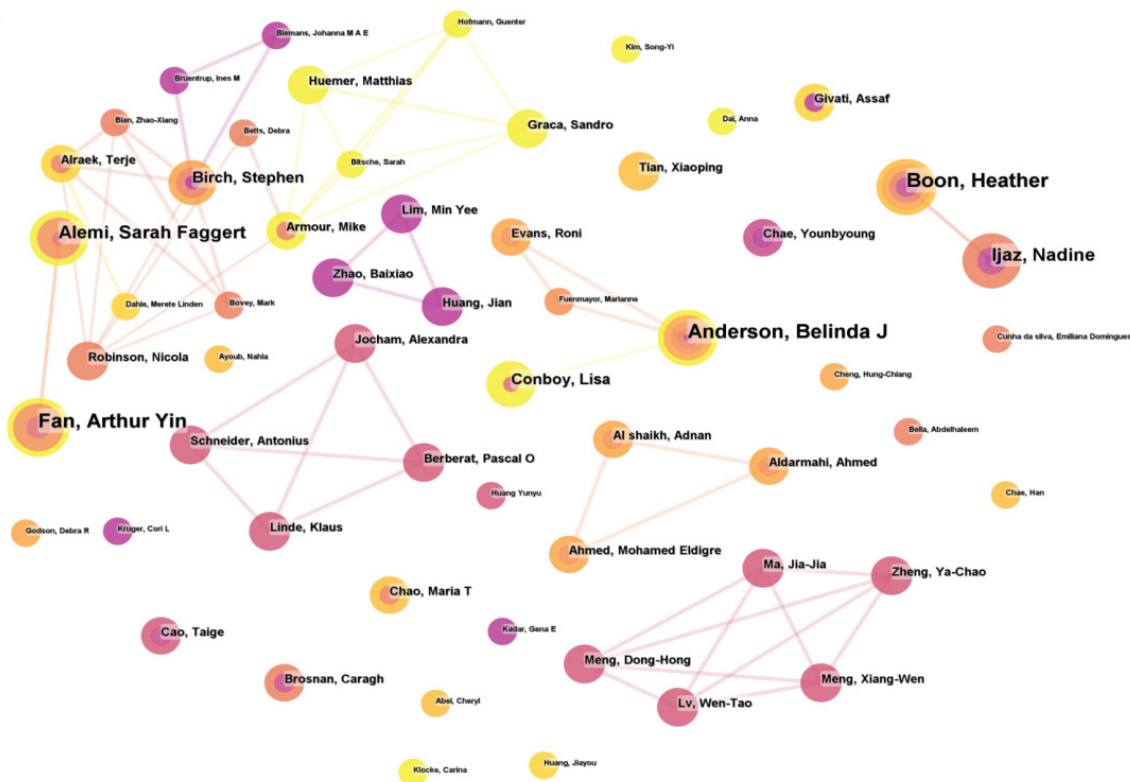


图 1 作者合作网

Anderson, Belinda J 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补充与综合健康中心的支持下发现, 从时间维度观察, 早期国外学者关心针灸替代医学的治疗效果和培训计划模式。其支持循证医学, 针

灸医疗教育者通过临床实践获取证据、开展课程培训计划, 证据调查的研究方法也增加了民众对替代医学的支持度^[9]。他的团队研究还发现, 教师接受实践基础课程 (evidence informed practice, 即 EIP 课

程) 和在线 EIP 学习模块, 有助于评估针灸专业学生的各项能力。完成 EIP 课程后, 针灸硕士生的实践技能、知识和行为都有显著改善, 对 EIP 重要性的认知度也得到了提高^[10]。来自巴西的前瞻性调查发现, 在西方主流临床实践中针灸的应用越来越多, 针灸培训计划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教育措施, 但是针灸医生必须加强对传统医学知识、解剖学等的研究, 医生的接诊效果也要得到社会的持续监督, 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11]。

2.2 国家机构合作网

作为针灸教育理论和实际的发源地, 再该领域, 中国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从发文数量看, 2015 年以来中美两国的研究居于国际研究高位水平, 详见图 2。随着针灸教育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 韩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加入研究行列, 它进一步说明针灸教育在国际范围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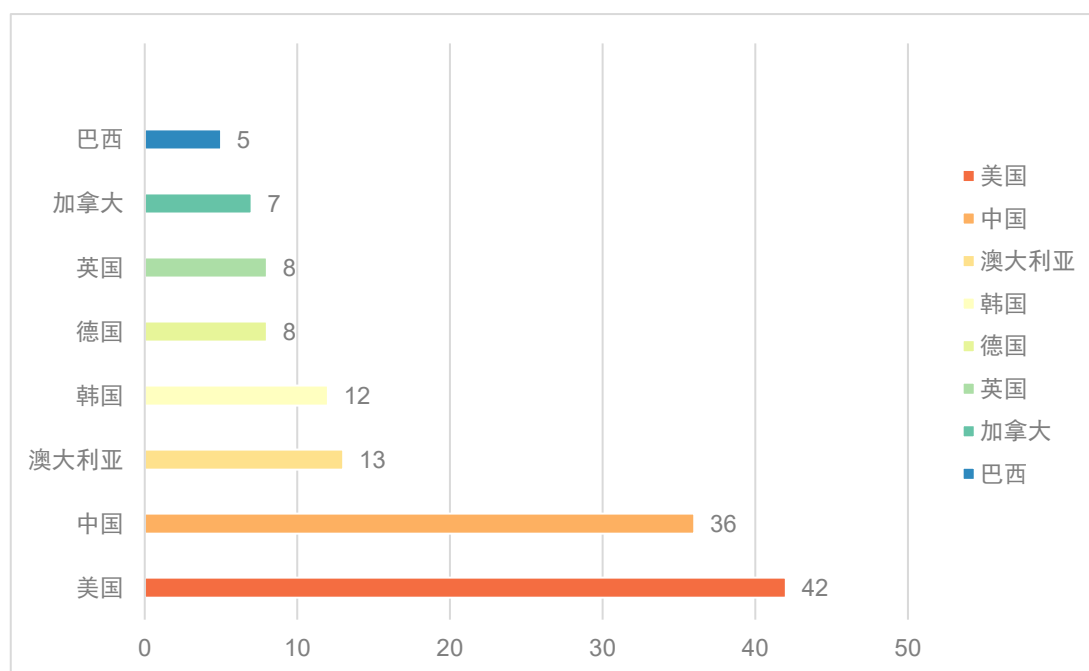


图2 近10年在针灸教育领域各国家发文数量
(数据来源: SSCI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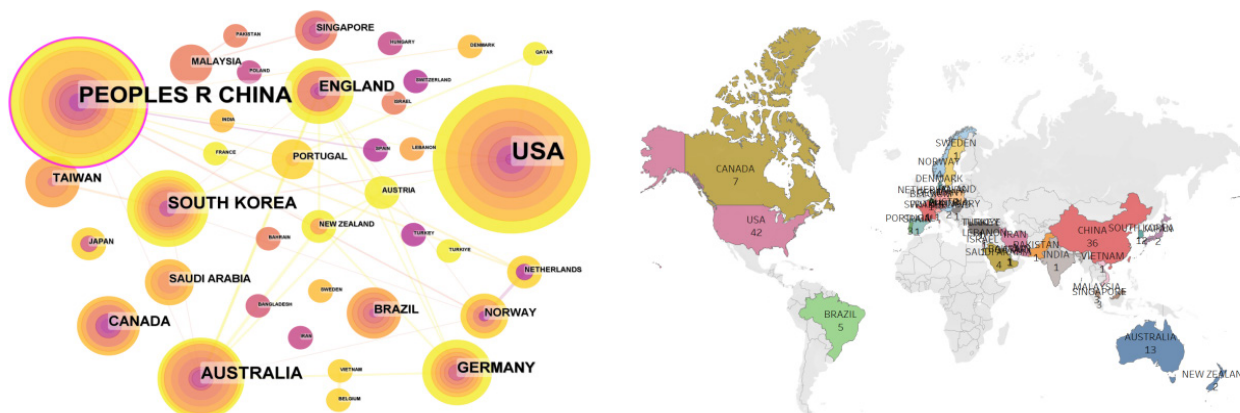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合作网

一直以来, 学者们普遍关注针灸专业国际化教育研究, 针灸教育也在各国之间深入开展合作。澳

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新英格兰、马来西亚、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持续保持关注度, 以巴西为代表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加入了针灸教育的国际研究行列, 并形成了紧密的研究合作关系。Birch, Stephen (2015) 与英国、挪威、荷兰等学者一起网络调查了 14 个国家, 发现: 与科学知识相比, 案例研究更受欢迎; 与理论知识相比较, 同事之间的交流活动更受到青睐^[12]。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 以实践为特征的针灸教育也未曾间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针灸学习效果, 教师授课中帮助学生逐步适应新的在线教育模式, 克服线上教学面临的挑战, 并以实验项目的形式开发大流行期间的在线针灸课程^[13]。

除中美两国外, 澳大利亚在过去的十年里对针灸教育也颇有研究。图 3 显示, 澳大利亚的针灸教学研究除了受到中国的深远影响外, 还与英国、挪

威、荷兰、韩国等国家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针灸教育的研究中, 例如葡萄牙、卡塔尔、荷兰等国家, 这进一步佐证了针灸专业教育受到广泛关注、进而在全球传播的特点,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教育在全球的深入开展。

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与药物相比, 针灸方法具有较低的毒副作用, 施用针灸技术能促进或辅助各种疑难杂症得到显著改善, 已然成为全球补充和替代医学的重要支撑。在此背景下, 各国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以针灸为核心的中医药研究领域, 并积极探讨替代疗法、综合医学、针灸适宜技术的理论体系、医学教育、针灸课程研究等热点话题, 详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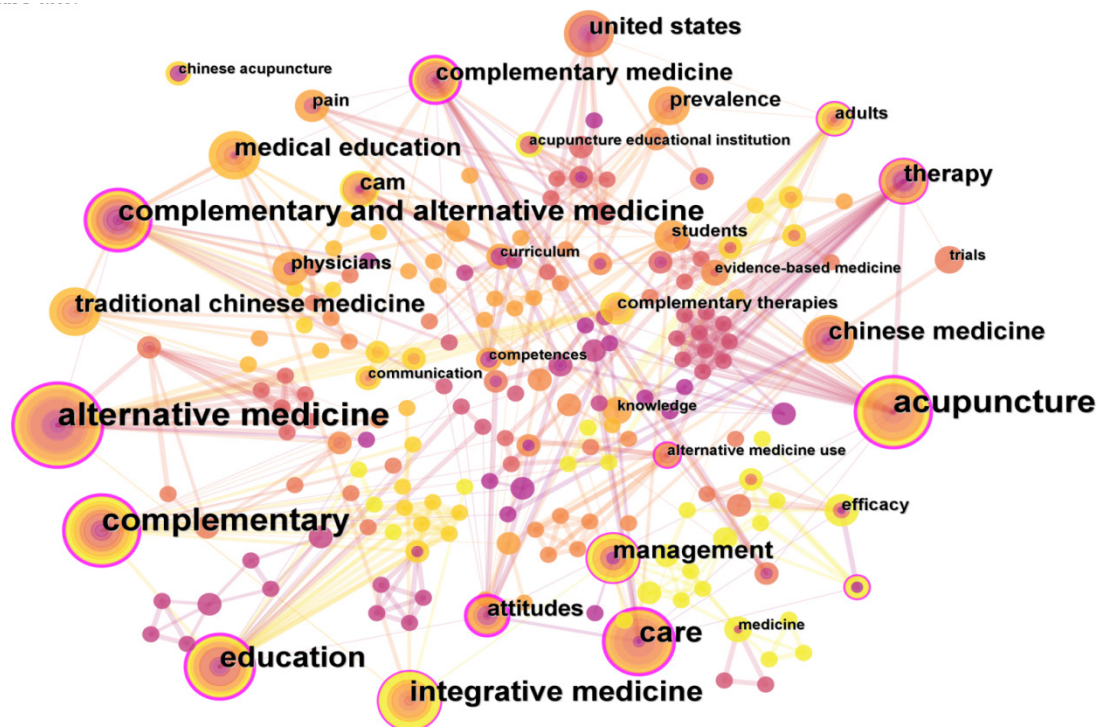


图 4 关键词共现

2.4 关键词聚类与热点分析

基于近十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文献计量分析(模块度 $Q=0.775$, 平均轮廓系数 $S=0.909$), 国际针灸教育研究呈现显著的结构化演进特征。多维尺度分析显示(图 5), 知识图谱形成以 evidence informed practice (循证实践)为核心的知识枢纽, 辐射三大研究维度: ①教育理论建构(acupuncture education, 含标准化课程体系等); ②地域发展格局

(United States); ③integrative medicine(综合医学)。该拓扑结构印证了针灸教育正在完成从经验传承向循证医学范式的系统性转变。早期传统针灸教育依赖师承经验和固定的理论传授, 存在质疑和可信度低等弊端, 而近十年强调的循证实践, 将“证据+临床经验+患者偏好”的循证模式引入到针灸教育中。Anderson, Belinda J 等人提出, 循证实践引入科学证据(如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培养批判思维、

促进跨学科整合、优化临床实践,可显著提升了针灸教育的质量^[14]。

图 6 关键词突现可以看到,国际针灸领域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2015 至 2018 年,第一阶段针灸教育的关键词与补充和替代医学、双语教学、治疗、临床实验和美国等有关。它似乎在印证中国传统医学在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输入国开展了更为深入的考虑,进行了本土化的有效策略研究,进而促进了输入国以针灸教育为代表的中医药服务

贸易的发展。随后的两年间,针灸国际教育走向第二阶段,开始出现替代药物的使用、循证医学、中医、护理的研究领域。这现象反映国际针灸教育正式将研究焦点转向临床替代疗法验证,着重强化循证医学方法论的课程植入,并通过护理专科化路径推动中医特色诊疗技术的系统化教学实践。近 3 年来,第三阶段针灸专业教育与多学科进行交叉融合,迈向补充医学、人工智能、化疗等,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药教育及其服务国际化特征愈发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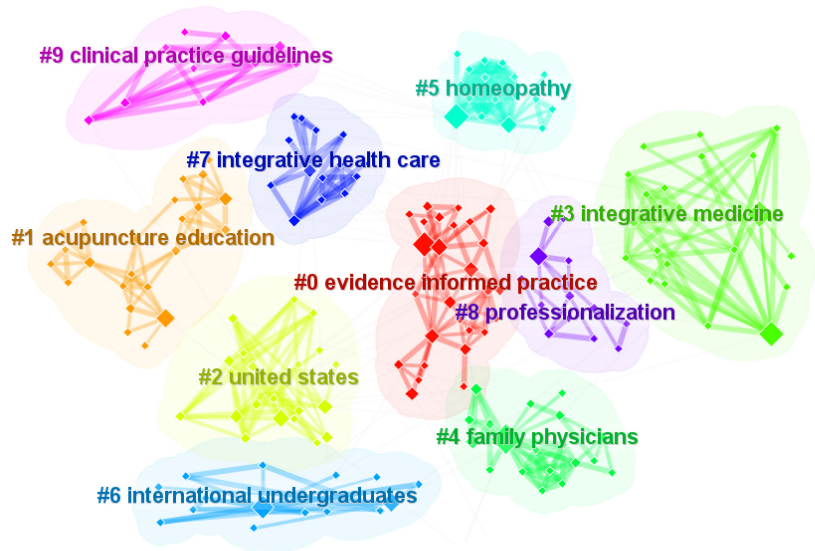


图 5 关键词聚类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5 - 2024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5	1.39	2015	2017	
bilingual teaching	2015	1.25	2015	2017	
therapy	2015	1.03	2015	2016	
clinical trials	2015	1	2015	2016	
united states	2016	2.48	2016	2018	
alternative medicine use	2018	1.06	2018	2020	
evidence-based medicine	2018	1.06	2018	202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9	2.12	2019	2022	
care	2015	2.09	2019	2020	
prevalence	2019	1.76	2019	2021	
medical education	2017	2.23	2020	2022	
students	2020	1.77	2020	2021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2021	1.67	2021	2024	
chemotherapy	2022	1.11	2022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2	1.11	2022	2024	

图 6 关键词突现

3 国内针灸教育研究重点与发展困境

3.1 国内研究领域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从年度发文数量来看, 尽管经历了三年的疫情特殊时期, 近十年国内针灸教育的研究文献依然相对稳定趋势(见图 7)。国内学者周知, 针灸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门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治疗技术特色鲜明、临床运用极为广泛、知识体系完善的应用型学科^[15]。针灸教育为中医药国际发展提供机遇, 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有效载体, 留学生教育为中医药海外传播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 为中医药进入国际舞台搭建桥梁^[16-17]。

目前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针灸教育教学发展问题, 侧重点表现在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两大方面。图 8 显示, 针灸人才培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分析结果看, 与针灸人才培养联系最密切的因素是临床技能、创新能力和培养模式。人才培养也离不开教学模式的积极促动。教学模式则与翻转课堂、临床教学、双语教学等密切相关, 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在教学模式中, 一些高校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 通过对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 改变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并对课堂时间进行重新规划的新型教学模式。研究发现, 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重构针灸推拿学教学流程, 通过“课前视频自学-课中互动研讨-课后实践强化”的三段式教学设计, 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效率,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18]。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一些高校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构建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型教学生态, 既保留了传统教育的深度互动优势, 又融合了数字化学习的灵活特性, 实现了教育效果的最优化^[19]。针灸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 其教学模式创新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培养新时代复合型针灸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新医科建设背景下针灸学人才培养具有传承与创新发展、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20]。国内针灸教育重点开展了人才培养、教学模式, 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交流等改革的研究。由此可见, 中医药院校如何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的针灸中医药人才队伍是实践探索中面临的重要论题^[21]。

3.2 作者合作网分析

图 9 作者合作网显示, 近年来发表中文研究成果的作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以研究群体为例, 刘明军、刘密、梁繁荣、任珊、梁凤霞、张建斌、余阳等是研究最多的群体。由此可以看出, 国内学界在努力探索针灸中医药教育发展历程中做出了显著贡献。

学者们从课程建设、实践反思等方面总结教学改革成效, 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中西方文化交流^[22]。国内学者发现, 利用思维导图有助于了解章节整体框架, 建立知识点的逻辑关系, 构建知识框架^[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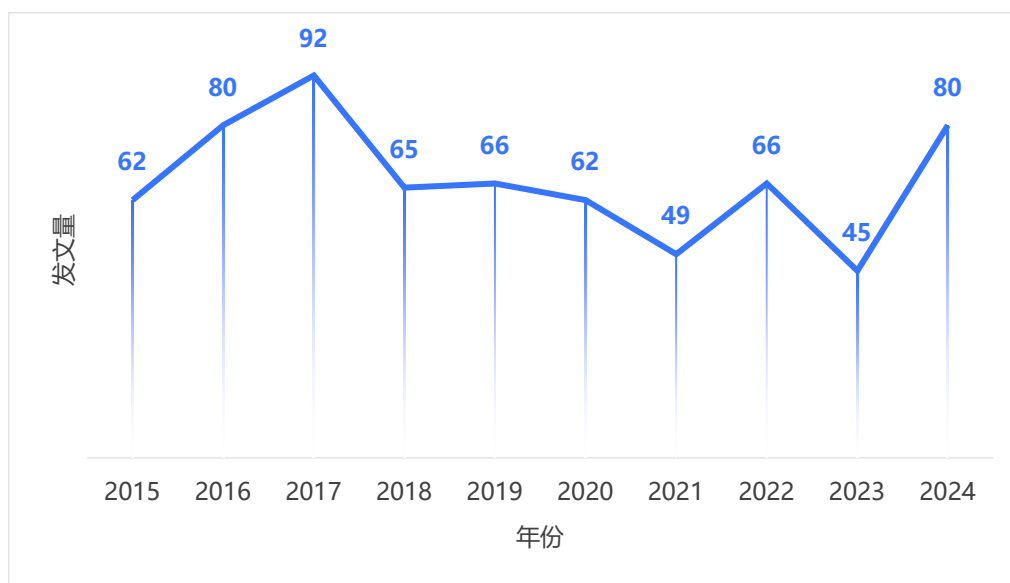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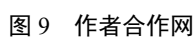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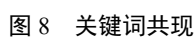


图 7 国内年发文量



针灸教育和针灸国际化发展相互支持，二者协同发展会带来针灸发展的双赢局面^[24]。针灸医案作为中国古代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与中国文化、传统伦理一脉相承，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25]。针对来华留学生中医针灸教学实验环节，可以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国内外学生结队学习等方法，提高中国针灸国际化教学质量^[26]。综上，针灸教育质量不仅影响国内中医药治疗水平，也深刻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成果与方法互鉴。

3.3 机构合作分析

从图 10 来看,全国中医药大学以及中医药研究院所积极参与针灸教学研究工作,并呈现出机构发

展水平非均衡的特点。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自 2015 年就已重视针灸教育研究, 其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是近十年在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 其次分别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和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而湖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以及厦门大学中医系合作紧密, 呈现合作关系。近 5 年, 南方医科大学、北京、上海、南京、浙江、湖北、安徽等中医药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文献数量也逐渐增多,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针灸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丰硕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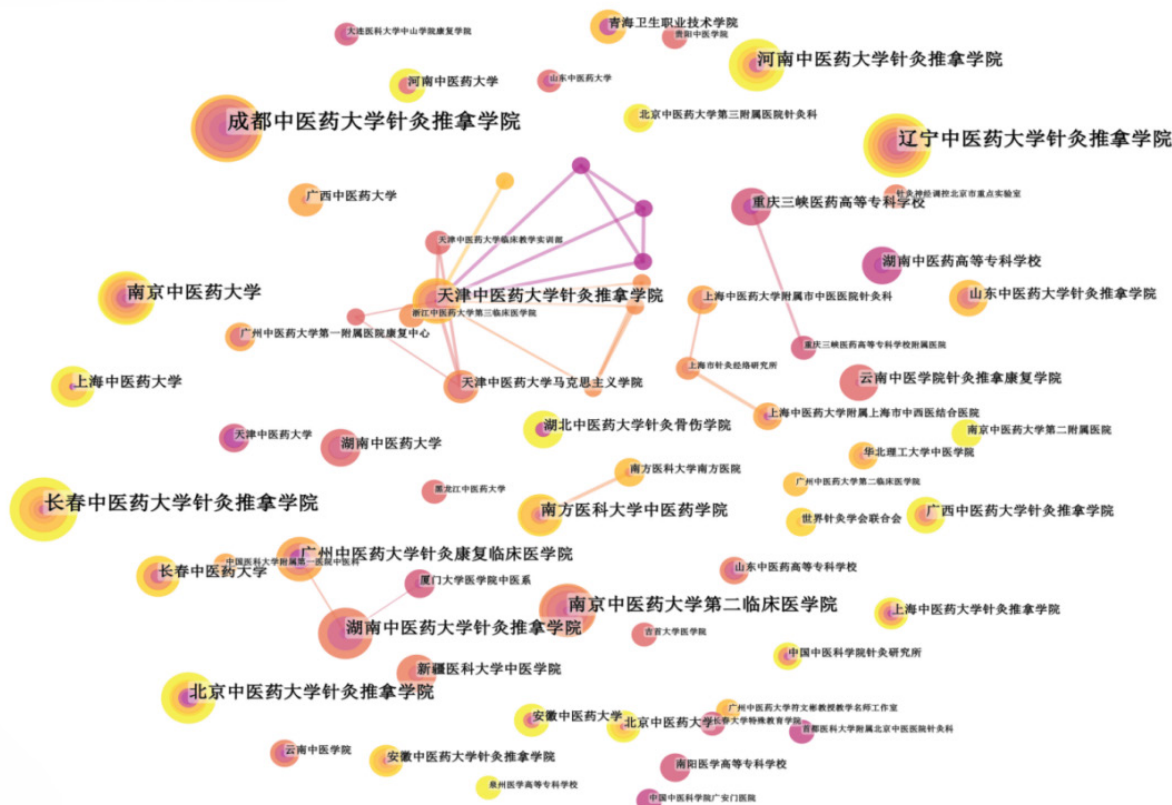


图 10 全国中医药机构发文图谱

开展针灸教学研究的国内中医药高校之间呈现互动、沟通、合作关系,这进一步深化了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容与深度,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3.4 我国针灸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困境

目前, 针灸教育及其适宜技术成为国际重要资源。许多国家从不同层面承认中医药服务技术的法律地位。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将针灸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 设置国家高等院校针灸专业或开设针灸专业培训课程, 承认和利用针灸教育及技术。然而,

我国针灸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 也面临重重困难。

3.4.1 针灸教育关键术语表述不统一

外文文献中常常存在多个词语表述“中医药”或“针灸”, 容易造成意思表达混乱、表意不准确的问题。调查目前查找的英文文献发现, 国际上常常将中医药学表述为“alternative medicine (AM)、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Traditional & Chinese medicine (TCM)、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以及 CAM course、CAM therapy 等, 将针灸表述为“acupuncture、Chinese acupuncture”较多。尽管 2007 年我国颁布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还有许多中医药专业术语没有标准的外语翻译, 这将影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 建立健全中医药翻译统一标准是目前的必行之路, 在针灸教育国际化进程中, 亟需通过系统化措施推进中医药典籍翻译标准化建设。这一工作需要汇聚中医药学领域的专家学者, 协同制定科学合理的中医药术语翻译规范体系。2022 年 3 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虽然为术语翻译标准化树立了重要里程碑, 但在实际推广和应用层面仍需加强力度^[27]。实现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将产生多重积极效应: 其一, 显著提升中医药术语的跨语言传播效率; 其二, 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构建规范化的知识表达体系; 其三, 完善国际中医药交流的话语体系。这些都为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舞台奠定坚实的术语基础, 进而推动针灸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规范化传播与发展。

3.4.2 针灸教学方法多元化发展问题

调查国外文献发现, 外文文献更加倾向于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针灸教育的发展动因、面临的问题。外文国学者往往采取横断面数据, 通过多变量和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开展实证分析, 利用 likert 量表和支持向量机等算法预测针灸治疗疗效^[28]。在数据驱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国内研究者可积极采用机器深度学习等方法^[29], 转变循证医学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范式。

3.4.3 针灸教育受到医疗实践结果影响

针灸教育不仅仅涉及教育质量本身, 它还受医疗实践结果的深刻影响。患者的接受度、满意度、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是针灸技术深受国外大众欢迎的

重要原因, 也是开展针灸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动因。必须看到, 针灸临床中疗效与风险并存, 而在当前中医药临床教学中, 尚缺乏全面、系统化的针灸医疗安全教育。为避免和减少负面影响, 需进一步提高针灸从业者防范医疗不安全事件的能力^[30]。国外以针灸培训项目形式, 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及时间, 从监管要求的角度更好地支持临床有效性、安全性、患者满意度和专业结果^[31]。此外, 针灸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教学模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国内针灸教育研究者需要深入探究双语教学、跨专业的沟通合作等问题并建立有效教育模式。

4 研究趋势与展望

4.1 针灸教育全球化发展

虽然各国针灸教育发展历程不尽相同, 但针灸教育全球化发展已是必然。即使 Brito de sa, Armando (2022) 曾研究葡萄牙医生对替代医学的态度和观点, 指出葡萄牙医生对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知识水平似乎很低, 医疗工作者没有向患者提供系列针灸治疗的措施^[32], 但对针灸及其教育的认可度尚可。

世界卫生组织亦提倡将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纳入卫生服务系统。国际经验表明, 保障服务质量和安全是当务之急。临床医生和中医药从业者需要更加重视跨专业教育和医护之间的相互信任。跨专业交流是合作的关键, 通过病历共享、即时信息交流和面对面互动加强教育合作^[33]。其中,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World Feder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Societies, WFAS) 作为引领针灸发展的国际组织, 举办针灸国际学术活动、推动国际针灸标准化建设、促进针灸全球立法进程和宣传推广针灸应用, 为中医针灸的国际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推进了针灸教育的发展进程^[34]。WFAS 主席刘保延教授提到: 首先, 要强化针灸理论研究。回归本源、立足临床、吸纳新知, 是完善和重构针灸理论体系的关键, 也是针灸医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其次, 要学会运用国际通用“语言”, 推进针灸医学走向世界。如运用国际通用的“循证语言”“标准化语言”和“科学语言”, 整理和表达针灸理论与临床研究成果, 让更多的人了解针灸、实践针灸^[35]。这是推进针灸教育国际化的关键路径。

4.2 针灸人才培养与中医基础理论建设

随着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及, 尤其包

括针灸、按摩推拿、穴位敷贴、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外治技术,被广泛用于内、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等临床科室,如何向国际学生教授中医针灸基础知识,提高教学质量是中医药教师面临的重要问题。总体上看,针灸人才培养需服务于临床实践需求。中医外治技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针灸人才培养。针灸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而且需要具有精湛的操作技能,才能在疾病防治与康复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6]。促进针灸人才培养国际化发展,需要借助于国内师承教育、实训教学教育模式的变革,促进国内外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和互鉴。在高等中医药教育领域,建议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性推进“翻转课堂”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针灸专业课程中的深度融合。通过课前微课自主学习、课中 PBL 案例研讨、虚拟仿真操作相结合的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水平。在国际合作层面,建议持续完善中医药国际科研协作机制,例如:2019 年成都第六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发布的“针灸国际大科学计划”倡议。通过建立国际针灸教育联盟、开展师资互访交流、共建海外中医中心等举措,构建“课程共建-科研协作-临床实践”三位一体的国际合作框架,着力培养精通中医理论、具备国际视野、掌握现代科研方法的多层次国际化中医药人才。

4.3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内针灸教学模式发生变革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不断出台政策促进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中国政府继续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发展^[37]。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中医思维模式及临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针灸学教学的关键^[38]。国内课堂教学正在突破传统的黑板教学,不断涌现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实行临床教学、实践考核、分期分组带教等多元化模式,并增加留学生临床实践教学的机会,优化留学生针灸教学模式^[39]。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微课、慕课等网络教育平台渗入教学领域,国内学者探究“互联网+”与案例式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的应用效果^[40]。中医院校针灸教育需要创新结构化临床考试模式,设定标准化病人,展现医学生临床操作的技术水平,加强与患者沟通的基本能力^[41]。

5 结语

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针灸医疗服务可以帮助解决常见的病痛问题,如失眠、疼痛和疲劳等,国际化认可成度越来越高。随着健康实践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的重要性,也更加愿意选择传统治疗方法。鉴于此,国内中医药院校针灸专业师生需要深入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临床技能,说清楚讲明白治疗作用和机理。同时,更加需要了解国内外教学改革的动向、发展趋势,深化专业课程内容与方法改革、提升教学实践手段,通过有效的教育教学传播助力健康中国与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 [1] Manyande A, Grabowska C.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moxibus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a breech presentation as a preliminary treatment to external cephalic version[J]. MIDWIFERY. 2009, 25(6): 774-780.
- [2] Lim M Y, Huang J, Zhao B X. Standardisation of moxibustion: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J]. ACUPUNCTURE IN MEDICINE. 2015, 33(2): 142-147.
- [3] Woo J M, Park E J, Lee M, et al. Changes in attitudes toward and patterns in traditional Korean medicin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South Korea: a comparison between 2008 and 2011[J].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4, 14.
- [4] Sung S H, Baik Y S, Han J E, et al. Traditional Korean Medicine Home Care for the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outh Kore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1).
- [5] Nakada Y, Takashi M, Arai K, et al. Medical residents' interest in and current status of Japanes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 follow-up survey[J]. ACUPUNCTURE IN MEDICINE. 2017, 35(4): 297-302.
- [6] Wang K S, Liu J X. AcuXpert: An intelligent computer aided learning and diagnosing system for acupuncture[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996, 10(1): 1-15.

- [7] Zhao N Q, Yang Y Y, Ding N, et al.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demand for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2022, 32(2): 115-122.
- [8] Yue Chen, Chaomei Chen, Zhigang Hu, 等.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Analyzing a Citation Space (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 CiteSpace 实用指南)[M]. 2014.
- [9] Anderson B J, Kligler B, Taylor B, et al. Faculty Survey to Assess Research Literacy and 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 Interest and Support at 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J].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2014, 20(9): 705-712.
- [10] Anderson B J, Dudla S, Marantz P R, et al. Survey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evidence informed practice education upon East Asian medicine faculty clinical instruction and students' skill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within a master's degree program[J]. BMC MEDICAL EDUCATION. 2021, 21(1).
- [11] Da Silva J, Saidah R, Megid C, et al.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acupuncture: A prospective survey of 13,884 consultations in a university out-patient acupuncture training clinic in Brazil[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4, 6(4): 488-491.
- [12] Biemans J, Birch S, Bruentrup I M. Communication of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amongst European Acupuncturists affiliated to the ETCMA (Europe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Explorative survey among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in Europe[J].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 2015, 23(2): 242-250.
- [13] Mao H J, Wang L N, Qin M, et al. Exploring the percep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online acupuncture learn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ACUPUNCTURE IN MEDICINE. 2022, 40(2): 186-190.
- [14] Anderson BJ, Kligler BE, Marantz PR, et al. Developing, Integrating, and Implementing 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 Curricula Throughout a Chinese Medicine Degree Program[J]. J ALTERN COMPLEMENT MED. 2020, 26(6):463-472.
- [15] 徐婧. 针灸正式列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一级学科[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22, 30(18): 104.
- [16] 赵琛, 施舍, 钜桂祥, 等. 基于 Mini-CEX 的留学生针灸教学[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22, 30(11): 34-36.
- [17] 翟理祥, 李威, 郑港, 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北非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问题与对策[J]. 现代医院. 2021, 21(11): 1648-1651.
- [18] 汪秀梅, 田利娟, 王苗, 等.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针灸推拿实训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0, 18(16): 16-18.
- [19] 侍昊, 蔡文鹏, 孙昭睿, 等.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的针灸学教学模式思考[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0, 18(21): 8-10.
- [20] 许安萍, 程凯, 杨星月, 等. 新医科背景下经络腧穴学课程优化的实践探索[J]. 中医教育. 2022, 41(06): 75-79.
- [21] 张媛, 刘亚敏, 于涛, 等. 院校-师承-地域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岭南特色针灸应用型人才的探索[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2, 20(19): 27-30.
- [22] 蔡晓雯, 张治楠, 张继苹, 等. 来华留学生 MBBS 中医针灸混合教学的实践[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2, 20(16): 21-23.
- [23] 刘密, 张国山, 潘思安, 等. 思维导图在《针灸学》教学中的应用[J]. 时珍国医国药. 2015, 26(11): 2779-2781.
- [24] 王静芝, 王华, 梁凤霞, 等. 国际针灸教育发展概况与思考[C]. 中国北京: 2017.
- [25] 乔晨曦, 陈波, 郭义, 等. 思政教育与中医针灸专业教育融合——试论针灸医案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8, 26(20): 4-6.
- [26] 黄盛滔, 黄泳, 曲姗姗, 等. 来华 MBBS 专业留学生中医针灸实验课程教学实践[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21, 34(21): 3849-3851.
- [27] 蒋继彪, 祁兴华. 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化实践路径探析[J]. 外语研究. 2023, 40(05): 89-94.
- [28] Yin T, Zheng H, Ma T T, et al. Predicting acupuncture efficacy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based on routine clinical features: a machine learning study in the framework of

- predictive, preventive,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J]. EPMA JOURNAL. 2022, 13(1): 137-147.
- [29] Sun X Y, Dong J G, Li Q F, et al. Deep Learning-Based Auricular Point Localization for Auriculotherapy[J]. IEEE ACCESS. 2022, 10: 112898-112908.
- [30] 刘志丹,李晓燕,钱舜斌,等. 针灸临床教学中医疗安全教育的意义、内容与方法[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21, 34(11): 1975-1979.
- [31] Ijaz N, Zhang Q, Welsh S, et al.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Professional Judgment: A Survey of Training-Related Perspectives Among Physiotherapists Who Practise Acupuncture in Ontario[J]. PHYSIOTHERAPY CANADA. 2022, 74(3): 306-315.
- [32] Nogueira C, Brito De Sa A, Martins A P. Attitudes, Knowledge and Views of Portuguese Physicians regarding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ACTA MEDICA PORTUGUESA. 2022, 35(5): 320-327.
- [33] Chung V, Ho L, Leung T H, et al. Designing delivery models of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services: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J].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2021, 137(1): 70-81.
- [34] 杨宇洋,乔慧珺.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助力中医针灸成为世界针灸[J]. 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2023, 33(04): 379-382.
- [35] 刘保延. 针灸医学: 点亮传统智慧新灯塔,开启学科建设新航道[J]. 中国针灸. 2025, 45(01): 1-2.
- [36] 吴少霞,刘娟,陈璇如等. 中医外治法的临床应用与人才培养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39(01): 213-217.
- [37] 翟双庆,焦楠,闫永红等. 疫情“大考”背景下对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4): 28-32.
- [38] 戴健,罗本华,吴棕冰,等. 针灸学多样化教学方法探析[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1, 19(19): 47-48.
- [39] 曹燕,郑慧敏,徐世芬. 从临床角度观察海外留学生针灸教学现状[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1, 19(12): 52-54.
- [40] 张桂兰. 互联网+背景下案例式教学在针灸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1, 19(16): 38-40.
- [41] 洪嘉婧,万志强,李慧璟,等. 基于 OSCE 的高等中医院校针灸学教学实践[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1, 19(13): 26-28.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